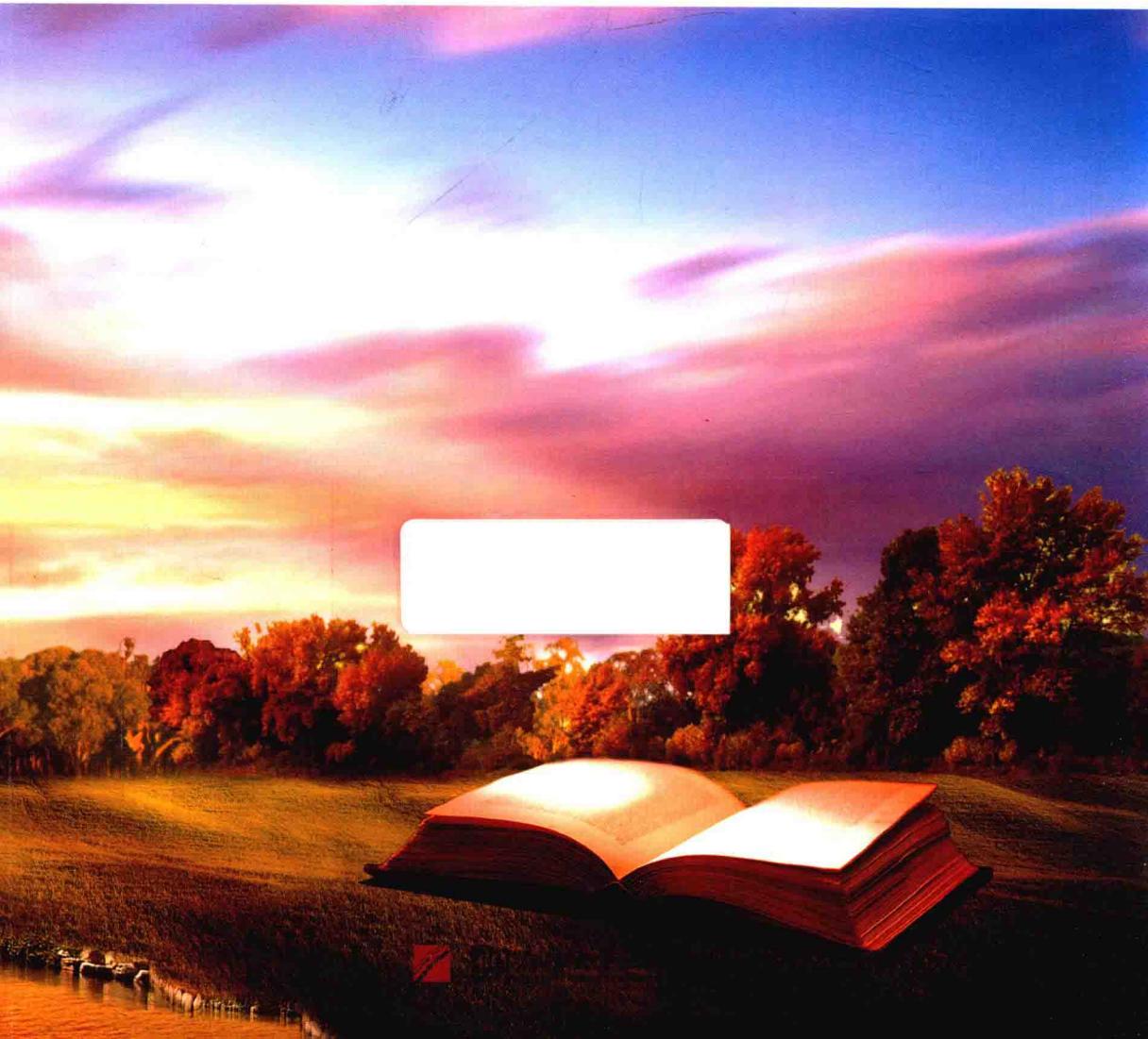


# 守望心中那片净土

——一个小学校长的教育情怀

◎ 张进兰 著



# 守望心中那片净土

——一个小学校长的教育情怀

◎ 张进兰 著

无为 (CPC8903—5)·道教教育·少年军校·家教合集  
黄帝是简单平易的,而老子是深沉复杂的。这两本  
书可读性这本书——是“阳明心学”实践工具书。全书105,000字  
的篇幅——后,这才是真正的“道”。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心中那片净土：一个小学校长的教育情怀 / 张进兰著 . —东营：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2014. 3

ISBN 978-7-5636-4253-3

I. ①守… II. ①张… III. ①小学教育—工作经验

IV. ① G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7583 号

张进兰，山东淄博人，1968年生，1987年参加工作，教育硕士学历，中学高级教师。现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董桥小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曾荣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山东省科研创新校长、潍坊市名校长、优秀校长、山东省教育工作先进个人、山东省优秀班主任、淄博市学科带头人、淄博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淄博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守望心中那片净土——一个小学校长的教育情怀

张进兰 著

---

责任编辑：吴百慧 (0532—86983563)

封面设计：乐道视觉

---

出版者：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山东 东营，邮编 257061）

网址：<http://www.uppbook.com.cn>

电子信箱：[suzhijiaoyu1935@163.com](mailto:suzhijiaoyu1935@163.com)

印刷者：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电话 0532—86983437）

开 本：170 mm × 240 mm 印张：16.5 字数：268 千字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 E00 \ 第燕陌烟长青果·第四集

E00 \ 青苔翠竹,空堂树 第一章

E00 \ 草木森木,深邃古 第二章

E00 \ 深山风香,幽美幽 第三章

E00 \ 鸟天龙腾,气吞烟 第四章

Contents

## 目 录

## 第一章 触摸岁月的刻度

E00 \ 逝去的青春年华·第五集

E00 \ 土而勃勃,生机盎然 第一章 美好学上

E00 \ 一叶知秋,青黄不接 第二章

## 第一章 • 触摸岁月的刻度 / 001

第一节 回首间,您是风景 / 002

第二节 来时路,这样走过 / 007

第三节 少年风,如此入梦 / 012

第四节 求学事,留痕至今 / 018

## 第二章 • 感受职业的深度 / 023

第一节 适应期,痛苦如炙 / 024

第二节 勤学艺,珍惜韶华 / 030

第三节 友谊花,香气馥郁 / 036

第四节 纳百川,至高至远 / 041

## 第三章 • 品味成长的梯度 / 047

第一节 有阅读,打开窗口 / 048

第二节 因为爱,我心飞翔 / 054

第三节 唯有恒,跋足千里 / 061

第四节 不断流,像水一样 / 066

第四章 • 保有进取的热度 / 073

- |     |          |       |
|-----|----------|-------|
| 第一节 | 你爱它,它报答你 | / 074 |
| 第二节 | 有创新,才有发展 | / 079 |
| 第三节 | 微笑时,春风吹起 | / 084 |
| 第四节 | 做先导,探索无疆 | / 091 |

第五章 • 直面管理的广度 / 097

- |     |          |       |
|-----|----------|-------|
| 第一节 | 遇困境,迎难而上 | / 098 |
| 第二节 | 重德育,知行合一 | / 104 |
| 第三节 | 用热情,拥抱科学 | / 111 |
| 第四节 | 付出了,便收获了 | / 117 |

第六章 • 感知幸福的温度 / 125

- |     |          |       |
|-----|----------|-------|
| 第一节 | 教育梦,历久弥新 | / 126 |
| 第二节 | 以笑容,面向未来 | / 134 |
| 第三节 | 提醒中,幸福绵延 | / 143 |
| 第四节 | 欣赏中,阳光灿烂 | / 148 |
| 第五节 | 用细节,润泽心田 | / 155 |

第七章 • 探寻教育的厚度 / 161

- |     |          |       |
|-----|----------|-------|
| 第一节 | 亲阅读,沐浴书香 | / 162 |
| 第二节 | 让课堂,幸福绵延 | / 176 |
| 第三节 | 异彩呈,个性课堂 | / 188 |
| 第四节 | 助成长,校本研修 | / 201 |

第八章 • 深味德育的高度 / 211

- |     |          |       |
|-----|----------|-------|
| 第一节 | 行孝道,发扬美德 | / 212 |
| 第二节 | 好习惯,陪伴终身 | / 224 |
| 第三节 | 前进吧,少年军校 | / 232 |
| 第四节 | 家与校,并肩携手 | / 240 |

后记 / 253

也是这样一种感受。或许，那儿，还是那个纯真质朴的四野的原野，脚下走过的并不是归宿地，那儿，就是我的故乡了。

那是一个叫做南村坝西南洼村的地方，那个小山城，美丽的江南，杭州西湖畔三个市的交界处，那个没有几千上万人的小山城，那宁静地处在湖、山、竹林、文化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里，回首间“诗”深。

## 第一章 触摸岁月的刻度

### 守望心中那片净土

年少时的歌声，就放飞在那无边的旷野中。它是那么清亮，那么明艳。哪怕带着忧郁的色彩，但那底子分明也是充满亮色的。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每次回首，我们都会不由得感激那段时光：正是它，赐予我们生命原初最美的印记，然后，我们带着那鲜明的印记一直走到了现在。而现在，无论怎么触摸它，我们感觉到的，只有美好，只有艳丽。它就那么在让我们感到略许伤感的同时，提醒着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

## 第一节 回首间，您是风景

后来，很多人都曾经问起过我的求学经历。往往在那些问题进入我的耳鼓的时候，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倚在车窗边——那辆车相对于现在的豪华大巴，是那样寒碜，那样拥挤，那样破旧；女孩睁着大大的眼睛，在车辆腾起的尘土中向后努力地望去，就在那车辆刚才停靠的地方，一个中年男人默默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看着车辆渐渐地远去；女孩的心里有点酸楚，有点悲苦，但更多的，却是如潮水一般的感动。等到再也看不到那个人影了，她才掉过头来，收拢思绪，安静地坐下来，然而，只是一伸手便触到了身边装着干粮的袋子，它的上面，似乎还残留着那个人背上的温热。

那个女孩，就是我；而那个当时身强力壮的人，而今已经年过花甲，两鬓斑白了——他，就是我敬爱的父亲。

从教这么多年来，我有过许多次的讲话，做过许多次的报告。每一次，我都会不厌其烦地谈到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而毫无例外地，每一次，我都会想起我的老父亲——那个字没有识多少的农民。他，除了给了我生命，更给了我许多行走于人世间必备的品质和思想。可我每次想从中理出个头绪来，却又是一片茫然——它们根本不成体系，平常得再平常不过；它们根本就是琐事的叠加，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然而，令我这个从事了多年教育的老师最为珍存和最为深味的却恰恰就在这里：唯其平常，却更真实；唯其普通，却更持久。那是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润物无声的滋润。

钱锺书先生在他的《谈艺录》中说，很多人，往往对一个地名极为敏感，以至于这个地名牵着他的灵魂，让他心为之动，神为之摇。我也一样，有一个地名，就渗透在我的血液里，不要说是完整地提及它，就是偶尔接触到含有它的字句，

也会令我心神激荡。因为，那儿，曾经留下过我童年的蹒跚的足迹，留下过我少年美好的憧憬。那儿，就是我的故乡。

那是一个叫林家村镇西麻沟村的地方，属于诸城市。她位于胶南、胶州和诸城三个市的交汇处，是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虽然她地处僻远，但传统的文化却在那儿到处显现出来。那儿的风景是秀丽的，那儿的民风是淳朴的，那儿的人们是实在的。而我的父母，也继承了中国农民传统的美德。老父亲忠厚慈祥，宽容大度，想法纯朴；老母亲为人正直，勤劳能干，体贴入微。他们过着与一般农民一样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早出晚归地辛苦劳作，没有太大的希求，只希望收成好一些，能把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拉扯成人。

与天下许多父亲一样，我的父亲也对我们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希望我们学到文化，出人头地。但同样与许多父亲一样，在那个时候，他的这种期望是模糊的：他不知道他的儿女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才会满足心底的那种隐约的渴望，他也不知道在这条充满他希冀的路上他的儿女到底能够走多远。他的务实他的忠厚，决定了他抚养孩子时的基本态度：只要孩子需要的正当的东西，都力所能及地满足，哪怕将来缥缈得看不清楚，他也愿意为了孩子而付出。

我始终觉得这种品性是伟大的。它意味着作为父母要不断地付出而不计回报，它意味着父母不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孩子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听任孩子的发展，它意味着这份爱注定大多以沉默的形式出现而悄悄地浸润着孩子的心灵，它意味着父母对孩子的教诲少了份说教而多了份实际的引领。

童年的我，是一个很顽皮很机灵的小女孩，这大概源自我还算聪颖的天性。受到良好家庭环境的熏陶，我幸运地将这份聪颖都用在了正事上：在学校，我听课很认真，作业完成得很好，接受能力比较强，反应也比较灵活，所以成绩一直优秀，女生当中可以说没有对手，这自然赢得了老师对我的关注和疼爱；在家里，一放学，我就会很自觉地分担部分家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打猪草拾麦穗等。农忙时节，田地里少不了我的身影，哪怕汗湿衣背，我也从不吭声。我的父母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还有什么比孩子早早地懂事更让父母高兴的呢？

从那个阶段走过来的人都知道，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和群体意识的影响，人们，尤其是农民，普遍拥有一种观念：上学是可以的，但上到一定阶段，差

不多就不用再上了。尤其是女孩子，将来不就面临一个嫁人的问题吗？父母凭什么花那么大的代价在你的身上呢？所以，我的许多同伴，最后都走上了这一条再也现实不过的道路：一旦上完小学，她们中的大部分就告别学校回家了，去绣花，去种地，去做饭，成为家里实实在在的一个劳动者，然后等到一定的年龄，嫁夫生子。

感谢我的父亲，他虽然言语不多，但却有着他自己的见解；他虽然文化不高，但却有着他自己的眼光。他看到了我的表现，看到了我的优秀，似乎是没有多少顾虑的，就决定了让我继续去上学。这种决定，当然会让许多人不解，但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决定了的事再也不犹豫，哪怕吃糠咽菜，也要让孩子有学可上。

于是，开头的那一幕就不可避免地屡次出现，演绎在我少年时期的人生之中，并且每一次都勾起我丝丝缕缕的感动。我的初中离家有三十多里路，每次离开家到学校去的时候，父亲总是背着干粮，步行送我到五里外的车站去坐车。一路上，有时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有时我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有时并肩而行。但不论怎样的情形，他的话都不多。他很少说我到了学校应该怎样，因为他了解他的女儿，放心他的女儿；他也不怎么问学校的事情，对于他，那是一个高雅而神秘的存在。走上一段路，当我要求由我来背干粮的时候，他总是故作轻松地摇摇头，然后继续迈着步子往前走——送完女儿，家里还有其他活等着他呢。

车来了，他把我送上去，安顿我坐下，还是不愿意多说一句话。直到车要开了，他下了车，却不走，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车辆，一直等到车子启动了，还长久地伫立在车辆腾起的烟尘里。往往在那时，总有一缕温情从我的心底流过——我一定会好好读书的。现在看来，父亲做那些事是十分自然的。他没有想着要让女儿怎么样，他那样做的原因非常简单，只因为我是他的女儿。

初三那一年，父亲安排我借住在一位远房亲戚家中。每当我课业紧张或者懒得回家的时候，他便按时给我送来干粮。有的时候，家里新收了花生或者小米，父亲就选上一些颗粒饱满的送到这位亲戚家里，并且和人家说上一番感谢的话，然后便悄然回去。每次他来，我都既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我隔了这么一段时间又见到父亲了，不安的是他这么一个来回可不容易啊。要知道，为了省钱，父亲都是步行，来回近一百里的路程，他要走差不多一整天的。我吃着花生，喝着小米粥，经常想起的就是那个在路上风尘仆仆的身影，他就那么沉默地

走着，一步一步地迈着。出门时，是初升的太阳和矫健的步履；到家时，是身后的斜阳和一身的疲惫。

同时，父亲替我找了一个很好的“房东”啊，大娘善良朴实，对我也是格外疼爱，在远离家的日子里，我依旧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父亲对我的爱，不仅表现在对我学习生活的照顾上，也体现在一些细节里。在他的心里，既然我选择了上学，那么无论何时学习都是主要的，不能因为其他事情而耽误；女儿是宝贝疙瘩，能让她少出一份力就少出一份力。于是，无论是我上初中还是师范，碰到假期，都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我摸起扁担想去挑水，父亲总是夺过扁担，自己担起水桶；我要替母亲烧火做饭，父亲总是一边把我赶起来，一边嘴里嚷着“我来”。他对我的爱，没有话语，只有行动，那简单而深厚的父爱，就那么久久地回荡在我的心里。

有一个现实问题无论什么时候都摆在父亲这个一家之主的面前：孩子们要上学，上学就得花钱，但家庭收入却非常有限。这个境况，我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平时也是省吃俭用，能不花的钱从来不花，以此来为父母分忧。可有些钱那是必须花的啊，碰到这种情况，我的开口就显得极为艰难。记得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想买一本词典，需要花一块四毛钱。这对于我家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买，还是不买？这个念头在我心里纠缠了许多天。最终我还是决定向父亲提一下。当我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时，他却毫不犹豫，极为爽快地答应了。在那个时期，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可哪怕家里只有一块钱，只要是我们说要买学习用品，父亲总是毫不吝啬。他的那种表现，多年以后想来，不但有着关心孩子学习的目的在里面，而且还有意地不想让孩子有什么心理负担。

钱不够了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借。有一天早晨，我无意中听到父母在轻声交谈，听话音似乎还与我的学习有关，于是我便支起耳朵仔细地听。果然，是母亲又为借了人家的钱而犯愁。对于我们家，借钱在那个时期是常有的事儿，好在父亲在乡亲们当中人缘特别好，只要出去，总能借到钱。可不论借了多少，总得还啊。母亲经常发愁、念叨的就是这个事儿。而那天早晨，我听到了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嘱咐：“不要把家里的情况和孩子们说，孩子们的任务是学习，不要给他们加重心理负担。”

后来，多少次，我看到一个孩子的父母在给他诉说自己生活的艰辛，以此来

增加孩子的学习压力；多少次，我看到一个孩子的父母流着眼泪哭诉自己的不易，以此来责备孩子辜负了自己的劳动；多少次，我看到一个孩子的父母用惩罚孩子做父母工作的方式来让他体会生活的艰难，从而激发他学习的动力。那时，我都会想起我的父亲，他的憨厚背后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啊，他的谦卑背后是多么无私的关爱啊，他的淳朴背后是多么睿智的思想啊。

在我求学的过程中，我的弟弟也考取了初中，而父亲仍然接送我而让弟弟自己跑。弟弟原认为，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在一个重男轻女十分严重的环境中，他应该受到比我更好的对待。可是弟弟想错了，父亲很少对这位家里未来的顶梁柱有所偏爱，以至于弟弟毫不掩饰地对父亲大声叫嚷，说他“偏心”。这时候，父亲总是会说一句简单而朴实的话：“男孩子，劲儿多，跑跑暖和。”继我考上中专后，弟弟也于四年后考上了大学，现在也算是事业有成了。回首当年，再谈起那时候父亲对待我们不同的态度来，我们都笑个不止。

我考取中专是1984年的事情，对此，大概父亲也有所预料。因为我的成绩一直优秀，尤其到了初二，我被分入重点班，父亲对我的学习就更加满意了。

初中毕业，我成为我们村子里唯一一个“女大学生”——那时候，乡亲们还分不清大学和中专有什么不同，只要是考取了，可以“吃公家饭”了，就统称为“大学生”。这件事在村子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父亲的脸上，则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初中的老师说，以你的学习成绩，考上师范上中专有点可惜。后来，他们又说，如果当时你不选择考中专，而是报考县一中，肯定会是一位优秀的大学生。

但就我而言，却感觉非常满足了。

正是在父亲的支撑、支持下，我考取了师范。在我的心里，除了一般女儿对父亲的祝愿和感激之外，还始终操持着一份敬意：他没有让我辍学去“绣花”，要付出多大的勇气啊！而认准了那条路以后，他就那么不怕艰辛、不畏人言地坚持了下来，从而让我们这些孩子过上了比较理想的生活，为此，他付出了多少啊！

作为一道不褪色的风景，父亲送我上学的那一幕就那么永远地刻在我的心里，成为我一生最为珍贵的回忆之一。

正是带着那样的成长痕迹，我走出了农村，开始了师范的学习生涯。我知道，这条路将会引领我走向教育，然而，令当时幼稚的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 第二节 来时路，这样走过

我怔怔地站在那座潍坊市潍城区教育局的办公大楼前，看着明亮的窗户，看着进出的行人，一任夏末炽热的阳光投射到我身上，却浑然不觉。我的心里，有些惶惑，有些忐忑。我隐隐觉得，将要迈出去的这一步，会让我知道我工作的最终归宿。然而，第一次站在这座陌生的大楼前，我却又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我为什么会独自鬼使神差地到了这里，说来话就长了。

那是1987年5月底的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正在那儿专注地看小说，班主任崔正伟老师悄悄地来到我的身旁，轻轻地对我说：“你跟我来一趟。”

直觉告诉我，崔老师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果不其然，出了教室以后，他俯下身子低声问我：“快要毕业了，你对将来的工作有什么打算？”

现在想起来，都深自感喟当时的幼稚和单纯。是啊，快要毕业了，到哪里工作将是一件决定终生位置的事情，没有人不把它放在心上。但那时的我真还没怎么想过。一方面，那时候整个学校的风气就是这样，大部分关注的是学习，至于分配问题，自有上面说了算；另一方面，我们这一代人颇有点“尽人事而听天命”的思维方式，该来的总会来的，用不着自己去操心。崔老师这一问，还真把我问住了。

看到我有点茫然的眼神，崔老师继续说：“想不想去潍坊工作？”

“去潍坊工作？”直到这时，我似乎才真正地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这句话里包含的信息太多了。如果能去潍坊，那就意味着要开始我的教育生涯了，要离开我依恋不舍的学校了，要远离生我养我的家乡了。一系列的信息纷至沓来，让我一时间无所适从。

崔老师大概没想到我会联想那么多，自顾自地给我讲了事情的原委：潍坊

市实验小学(当时是工人新村小学)需要老师,但条件却很高,他们特意来到诸城师范挑选优秀的毕业生。说到“优秀”两个字,崔老师满含深意地看着我,眼里全是欣赏:“你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组织能力也强,学校领导一致向他们推荐了你。”

我感激地看了崔老师一眼,心里隐隐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机会。虽说我对这个学校一无所知,但单凭他们挑选优秀毕业生这一举动,就意味着这是一个良好的起点。于是,我高兴地同意了。

后来,我时常会想起那一天我所做出的决定,正因为有了那个决定,我才会到潍坊,也才会一直沿着那条路走到今天。人的成长也许就是这样,你年青,便有许多的机遇,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让机遇青睐你,关键在于你能不能适时地把握住那个机遇。记得陕西作家柳青说:“人生的路虽然漫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尤其在人年青的时候。”正是那一天,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而决定了我的后半生,而今想来,仍不能不感激崔老师,感激当时的学校领导。

既然我答应了,接下来就是“面试”了。当时,潍坊市实验小学来的是董福赐书记和颜景光校长,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我,他们先是含笑对视了一眼,然后,就由董书记向我发问了:

“你喜欢做教师吗?”

这个问题不允许含糊,而且也用不着含糊,怎么想的就怎么来,我那时颇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喜欢。当教师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能够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是我最大的心愿。”

接下来,他们又问了几个相关的问题,我都如实回答。我的回答让两位领导很满意,我从他们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了。就在那里,细心的颜校长又问我一个问题:“到潍坊工作,离你家就比较远了,你不想家吗?”

说实话,让我唯一纠结的问题就在这里。到潍坊,也便意味着自己要独立生活了,也便意味着不能再常常依偎在父母身边了。但所有这些念头,都被在广阔的天地里做一番事业的思想压制住了。我沉吟了一会儿,说:“离开家乡,不想是不可能的。但我爱看书,想家的时候会有书来安慰我;我会努力工作,如果一心扑到工作中,想家的念头会变得轻一些。”

大概我这从心窝里掏出的话以它的真诚打动了两位领导，面试就到此为止了。最后，董书记对我说：“就这样吧，你回去等候通知吧。”

“等候通知”，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一边走，一边琢磨着，最后一缕欣悦升上心头：“等候通知”，应该就是等候被录用的通知吧？

正是抱着这样的美好希冀，我走过了师范的最后学习时光，然后，静静地抱着这唯一的希望回到了家中。

想起那段时光真有意思啊，在开始的时候我居然能平心静气地听着一个接一个同学被分配的信息而“岿然不动”。但毕竟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事情发展到后来，眼看有的同学已经到新单位报到了，我那日思夜想的“通知”还是没有来到，怎能不让我忧心如焚呢？不会有什么变故吧？不会分配只抛下我一个吧？

带着这样的焦虑，我骑着自行车再次来到师范学校，找到了崔老师。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一见面，崔老师就笑着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到潍坊报到啊？”

天呢，“报到”，我用什么去报到啊？

“老师，我到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书呢！”

崔老师一听这话，也有些不解：“潍坊那边早就答应录取你了，怎么还没接到通知书呢？应该不会有事，你再等等吧。”

老师是好意，但我却按捺不住了。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没有接到通知，到底定没定下来，也没个准儿。你让一个心急火燎的人如何等得下去呢？不管了，我自己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在那个骄阳似火的夏天，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女孩，做出了至今令她都觉得忍俊不禁的事情——我带着身上仅有的5元钱，迤逦来到汽车站，坐上了开往潍坊的汽车。

直到上了车，我才感到有点唐突：我是一个人往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啊，那个城市足够大，会吞噬了我的呢。

但我的性格也便在那时表现了出来，既然已经坐上车了，那就让它将自己带往该去的地方吧，无论那个地方有着怎样的风景，有着怎样的人群。

那是一辆半旧的车，它在凹凸不平的路上行驶着，带着我青春的身体，带着我纷飞的思绪。我知道，它将会把我带到一个陌生的世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到了那儿，我要怎么办；我也从来没有想过，那条路到底会有多长。

出了潍坊车站，站在远比我家乡繁华的城市街头，看着来往的人流，我仿佛到那时才彻底清醒过来：我到这里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来干什么的？我是来打听工作安排问题的。那么到哪里去打听？我去向谁打听？这么巨大的一个城市，在哪个地方会悄悄地躺着一页纸张，上面清晰地写着我的最终归宿？

茫然之中，一丝光亮仿佛扯破了笼罩在我眼前的黑暗：对啊，我是要做老师的，老师的事儿，自然要找教育局嘛。对，就去教育局问问。

可教育局又在哪里呢？

现在与我当时年龄差不多的人看到我这样的表现可能觉得可笑，但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信息的闭塞不仅仅表现在通讯上，也控制了人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

最终，我花了一块五毛钱，被一辆自行车带到了教育局。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强烈的想知道结果的念头支撑着我走进了教育局的办公大楼。我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问，我更不知道应该找谁去问，就那么惶惑而无助地走过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

也许正应了“吉人自有天相”那句话，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就那么随意地向着我行进的方向迎面走来，看到她，对于我来说，不啻一个失足于大水中的人碰到了一根大木材：

“张则香！”

没有经过任何考虑，这个名字从我嘴里脱口而出，没有任何修饰，没有讲究礼貌，只有我放大了的喜悦充斥了整个楼道。

是的，那是张则香，诸城师范高我两届的同学，由于一起负责学校团委的工作，我们非常熟识。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她，而同样，她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我。

“你怎么来了？”她的眼睛睁得圆圆的，分明与我一样怀着同样的惊讶。不同的是，我是惊喜，她是惊诧。

我怎么来了？好，我正找不到一个倾诉的人呢。就这样，我拉住她的手，竹筒倒豆子，说了事情的原委，那语速，那逻辑，亏她能听得明白。

“呵呵，这下咱们以后就是同事了，太好了。这事儿简单，我们去政工科问一下吧。”

这一问，总算让我吃了颗定心丸：“你已经被安排到工人新村小学工作了，通知会马上到手。”

要的就是这句话，虽然是盛夏，我却像喝了一碗冰糖水，甜丝丝、凉飕飕、志得意满地走出了政工科的办公室。

张则香大姐真够意思啊，她同样珍惜我们过去的“江湖”友谊，把我带到了她的单身宿舍，我就在那儿住了四五天，直到拿到通知书，到学校报到后，才又匆匆地打道回府。

在离开家的那几天里，我时刻想着父母，但工作这件要命的事儿让我什么也顾不上。等到回到了家，我才知道我的鲁莽给家里带来了多大的震动。

我的父亲已经去过诸城师范两次了，一到学校，他就焦急地向老师们打听我的消息。他满肚子的疑惑和担忧：我的女儿不会就这么失踪了吧？

我的母亲，不知道已经哭过几次了，好好的一个女儿，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到哪里去寻她啊？她日日跑到村口看着我时常归来的方向，一站就是大半天。以至于看到突然出现的我，一把把我搂到怀里，哽咽着说：“闺女啊，你可把娘害苦了。”

许多年后，我仍会想起离开家前往潍坊工作的那个场景，那天早上，整理好行囊，母亲做了我最爱吃的荷包鸡蛋面，一边看着我吃，一边在旁边不断地叮嘱：“不要想家，好好工作；好好工作，不要想家……”那温馨的话语，穿透岁月的遮隔，至今仍响在我的耳边。

许多年后，我仍会想起离开家时父亲的叮嘱，他用他那一向诚笃忠厚的声音，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到了单位，要听领导的话，听领导的话，就是听党的话。”

我要去潍坊了，我要到那儿工作了，我要开始独立的生活了，我要到那儿当老师了。生活啊，教育啊，你会以怎样的阳光与风雨来迎接一个满怀憧憬的少女呢？你会用怎样的色彩来涂饰她青春的梦想呢？

### 第三节 少年风，如此入梦

我们现在将学校称为“杏苑”、“杏坛”，出自《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后来唐代的钱起也写诗说：“更怜弟子宜春服，花里寻师到杏坛。”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知道，所谓的“杏坛”只是一处栽有杏花的高地，既非学校，亦无教室。“孔子游乎缁帷之林”，根据这个“游”字可以看出来，大概是孔子和弟子们春日郊游，偶然来到这里。于是，弟子们在其间读书，而老师一时没事做，就在旁边鼓琴，弟子们读得很投入，老师弹得也很投入，大家互不干涉而各有所获。

我一直十分向往这样的教育：它的里面，弥漫着自然的气息；它的深处，是对人性的尊重；它的内涵，是对境界的追求。

这也许就是后来我读到卢梭的《爱弥儿》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的原因。

回首这么多年的教育之路，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虽然它只是我教育生涯中的一朵闪现的火花，但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抹不去的回忆。而这样的经历，至今还印在一帧旧照上。

每每翻到那张照片，我都会记起那丝丝缕缕的感动，它就像汩汩滔滔的春水，流注到我的心里。往往在那时，我看着身边的孩子们，总会生出些许常人难以觉察到的柔情。

我知道，对于孔子，人生不忘教学，而教学就是人生；人生在教学中找到了意义，而教学在人生中得到了深化；人生在教学中得到了提升，而教学在人生中找到了归宿。最后的结果，那自然是，我就是堂堂正正的教育，教育成就了堂堂正正的我。这种哲人才有的境界，我是永生难以达到的，但达不到，不等于不可